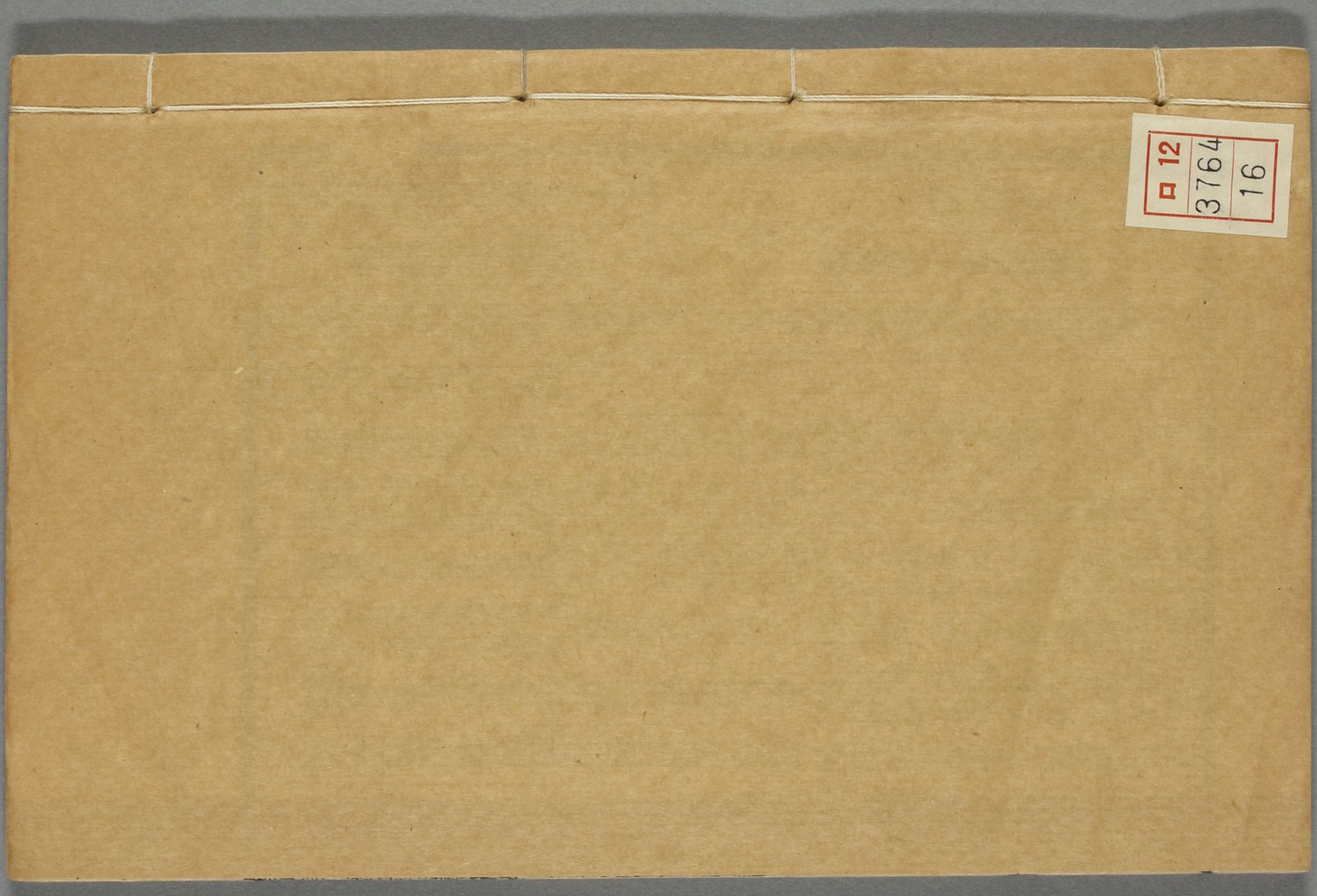

□ 12
3764
16

D12
3764
16

儀禮釋宮增註　南菁書院

婺源江永愼修著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向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小宗伯職文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又禮記祭義亦有此文注云周尚左按宗廟人道宜居左社稷神道宜居右諸侯制度亦同　宮南向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　此士之宮廟或有迫於地勢不得南鄉者亦必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與寢相當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寢門之內爲殯宮居倚廬在中門外之左凡既入廟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

91-89

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兩門之間有隔牆牆南北列之隔牆皆有閤門牆中央通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閤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儀禮經傳通解注云按江都集禮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廟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之議也朱子中庸或問及禘祫議皆從之當以此疏爲是如昭穆以次而南則未知孰是按舊說晉博士孫毓不得有每門矣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天子五門皋門爲北門在外朝之南其次庫門雉他國諸侯三門庫雉路門路門諸侯應路者非是序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鄉射主人迎賓于

門外入門卽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庪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楣故曰入當深也又案聘禮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

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閒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卽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宜若偏于西則西序以東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卽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左房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以行禮必不至甚迫狹也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辨見後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

郭氏曰窔亦隱闇既夕記云朔月童子執帚掃室聚諸窔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尙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按西北隅亦謂之屏見上虞禮及特牲饋食禮注云屏隱也

東北隅謂之宧舊脫此句及注今補又室中央爲中雷見下注

郭氏曰宧見禮亦未詳按禮無宧未知郭說何據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雷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雷開牖者

象中謂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閉啟戶啟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按詩塞向墐戶傳云向北出牖也又士喪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作北牖下注云一作北墉下鄭亦不破牖字之非則室固有北牖亦名鄉也

戶牖之閒謂之依按爾雅作扆

郭氏曰窗東戶西也覲禮斧扆亦以設之於此而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士冠禮記醮于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閒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

之閒於堂爲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其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閒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閒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閒在西而房戶閒爲正中明矣按設尊于堂除燕大射外非必謂賓正其之也義又謂四面之坐象四時亦附會之說饌席在東北其來否不定如無饌豈四時缺一時乎賓坐戶牖閒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人非西北也舊說泥此義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非是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宮曰兩階閒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閒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戶牖閒設扆處正中矣按大夫士亦以戶牖閒爲正中又案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比一房之室戶爲西當攷今按詩東南其畝謂或南其畝或東其畝與此西南其戶語勢正同西南其戶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非謂室之一戶也蓋此詩言作燕寢故後言莞簟寢興占夢生子燕寢之制不必與正寢同室固南其戶矣東房之隅或開一戶以達于室之窶則是西其戶天子作室不假對大夫士而言西南其戶也孔說非是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閒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北堂在房中牛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閒隅閒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閒也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按東西直房戶與隅閒謂直房戶與房東隅之閒是洗當房戶稍西非直房戶又

不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按房戶實在房南壁偏西非偏東也但房外有東序房戶近東序若偏東耳西戶則偏東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宗婦在內賓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注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按北階顧命謂之側階側者特也然則西房無階有北壁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堂基築土爲之按朱子荅羅鄂州社壇說云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然則古人築土爲堂不用磚石堂上作垣墉不多用木材者由土密故也古制多在中原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棟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楹之柄入于楣又案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而楣架楹上也按釋宮云佚謂之閾棖謂之楔楣謂之梁此門上之橫梁也與堂上之楣同名又云宋廡謂之梁其

上楹謂之楣此棖廟之梁當作于東西序之前前接前楣後接後楣其上各作侏儒柱以承棟棟乃得高起若前楣之梁楨榦架其上不用侏儒柱矣釋宮因楣已見前故不再言堂上之楣郭釋棖廟爲屋大梁者非是此所引亦誤以爲前楣之梁而楣之制遂因之以誤故考正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閒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于楹內兩楹閒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閒知凡言兩楹閒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棟楹之閒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閒爲南北堂之中公堂前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閒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案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近序卽言東序西序近階卽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序之南頭

序之外謂之夾室按夾室當作東夾西夾說見下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

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按序室儀禮及顧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蓋此處所夾外之者堂不可謂之夾室注疏或有言夾室者因雜記下豐廟章及大戴禮豐廟篇而誤耳雜記云門夾室皆用雜先門而後夾室又云夾室中室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豐廟不可遺先儒讀者誤連之則事神之室胡獨不豐而序外夾堂之處謂之夾室亦名不當物矣當正其名曰東夾西夾　又案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按東夾西夾之北各有房壁隔之與房東房西相當不與房相通也　夾又名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庋食之物也夾又名爲个左傳豎牛竄饋于个而退是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卽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絰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廟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按左右達天子於此置閣以庋食物則燕寢且有夾與箱矣其無東西箱者當爲廟之寢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案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卽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各有階案雜記云夫人奔喪升自側階

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按大夫士之廟與正寢當無旁階蓋人君五階大夫士三階宜以此爲降殺也奔喪篇言婦人奔喪升自東階謂人君之婦人耳如大夫士之婦人奔喪當升自北階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卽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案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按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亦當由北堂下達于西堂下婦人不由前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坫以土爲之卽是堂隅之土非別爲一坫以亢圭則是別爲一物或燒土爲之若人君有反坫有反爵天子有崇坫

堂之側邊曰堂廉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案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按西階亦謂之賓階見顧命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

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按階之兩廉又謂之陔鉏里切顧廣韻皆曰砌也砌當以石是也玉與金美其名耳書命四人綦弁執戈夾兩階陔玉篇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士之陔此陔名同實異

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案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欑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賈疏曰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則序序之內亦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序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知鄭注本作引疏曰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觀碑景南北長短日南至景最長陰盛也日北至景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碑之材用石爲之

朱子儀禮注云注內引字疑當作別今按碑取月景而引之引字疑不誤

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

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隆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按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郭引詩中唐有甓是廟中有中唐其庭之中塗歟甓甎也唐與陳皆用甎爲之陳亦見詩不入我陳是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壁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端木也按釋宮橛謂之闑郭云門闑非也閾木爲之亦可去之士喪禮重出者門之限卽所謂閾非闑也闑以短蓋重出時去其闑也闑之下謂之道釋宮曰機在地者謂之泉郭氏曰卽門橛也然則闑門之橛也按釋宮云機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楔在地者謂之臬後別云橛謂之闑則在地之臬與門橛之闑似不同臬與槷通蓋若匠人置槷以縣者是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按聘禮賈疏門有兩闑者非是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亦謂之梱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榹釋宮榹謂之與閾通其門之榹李巡曰謂

棡上兩旁木棖闑之閒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闑謂之扉

邢昺曰闑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按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此謂暫闔耳非常闔左扉也又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閎郭云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卽門橛也按閎當樹于門中以止門不得在門旁又門扉有樞謂之椳其持樞而達于北方以爲固者謂之落時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按匠人又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此門丈五寸又云應門二徹參个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按此諸門之廣皆并兩扉言之也不言皐門庫門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高一丈疏云謂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也又禮器天子諸侯臺門謂門上起土爲臺而雉門之旁更有兩觀謂之象魏又謂之闕皆作宮室爲之以其在東西之偏亦謂之辟也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北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門之內兩塾之閒謂之宁

聘禮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省侯于宁也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上

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侯于雷南門內兩塾閒可知矣李
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閒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
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按正門內兩塾閒此迎賓時暫
立之處耳本不可謂之宁此宁字猶詩之著非釋宮及曲禮之宁也釋宮曰門屏之閒謂之
宁門者路門也屏者近正門之屏也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自朝此宁亦王日視朝之位其位必近
路門蓋朝羣臣朝諸侯表著之位甚多非正門內兩塾閒所
能容雖大夫視私朝宁立亦必近寢門必不於門內兩塾閒暫立之處不可謂之宁周人門與
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
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
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堂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
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
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推矣按門堂室既殺

堂無房夾與北階之制天子諸侯繹祭謂之祊舊說祊
之禮當於門外之西室然室甚狹宜賓尸於門之西堂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
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
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
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
出門左西面士虞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是也闑東曰闑右亦
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
諸侯有朝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
曰天子外屏此天子廟外之屏也明堂位以疏屏爲
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禮記謂之旅樹曲禮正義曰
天子之廟飾則諸侯之廟外內皆無屏釋宮曰
樹之於道也

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按孔氏此說非也凡屏皆當設於正門之中外故記旅樹與臺門相連天子以應門之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之外雉門之內若路門之外內皆無屏司士掌朝儀路門左右諸侯王還而揖之是無屏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郎位未見有屏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此以廟門外之屏例應門也

釋宮又曰門屏之閒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按郭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那氏曰謂路門之外說得之然則當云宁在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此那氏又云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則又沿曲禮疏而誤與其前說自違異使天子設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則屏在應門內非外屏乃內屏矣總之屏之外內以正門別不以路門別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案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至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按天子諸侯皆以庫門爲大門大門外之朝惟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獄訟則視之非有故不視也記云大夫士下公門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來朝士注以漢司徒府大會殿擬之仍非其制外朝無宮室也三朝惟路寢有堂餘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皆平地雉門外無朝諸侯夕幣受聘禮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也略見正朝之制平時視朝諸臣面位當如燕時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寢廟當連作之此因地迫狹故廟寢異處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案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宮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大夫有側室見內則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疏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壙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主婦視饌于西牆下記曰饋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門之西有牆則牆屬于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牆之下則牆周乎堂矣按天子諸侯外爲都宮則東西牆包乎宗廟社稷及宮舍之在宮內者也牆者埔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埔堂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埔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埔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埔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埔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

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閨郭氏曰謂相通小門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按冠者適東壁見母則闈門在東壁之北隅西壁當無闈門宮中闈門相通或隨便開之考工記闈門容小扃參箇天子廟之闈門也廣六尺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案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按自秦漢以下始稱殿古但言四阿而已重屋當有重霤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者也又檀弓池視重霤謂飾棺之池如生時宮室之制霤所以承水而流之天子四面有霤諸侯三霤大夫南北二霤士惟南面一霤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檀弓言封之若夏屋是南北兩下也夏屋蓋因夏后氏而名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棓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棓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士喪禮作階自後西榮是屋有四榮也士喪禮又曰設榮士虞禮曰設洗于西階西南注云亦當西榮序西南當西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棓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

謂之楠郭氏曰屋椳一名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北直屋椳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雷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雷是也雷以東西爲從古曰縮雷此雷謂堂之南雷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隆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閒南鄉則戶牖閒也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東西序也西夾南鄉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階阼說見前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壐西壐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疑大夫士無東西壐之階說見前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按鄭氏之說因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而誤此必不然者也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二十七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十八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三丈六尺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九丈按堂廣九雉東西房各三雉則與經公侯七雉二十一丈三分廣以二爲內十四丈五分內以一爲不合室亦當三雉何以不言室而言北堂

高二丈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三丈伯子男五雉十五丈按周制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三分廣以二爲內十五分內以一爲高二丈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三丈士三雉九丈三分廣以二爲內六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一丈二尺有室無房堂與經不合且大夫士亦宜有異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攷

朱子殿屋屋說 附錄

殿屋五間前皆爲堂後爲房室中間之前爲兩楹間後爲室東間之前爲東楹之東又少東爲阼階上少北爲東序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之西又少西爲賓階上少北爲西序後爲西房序卽牆也本註設位在東西序者負牆而立也其南爲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爲夾本註亦謂之廂也廊東西序也但疑序字下脫一外字其前爲東西堂其後爲東西夾室按兩夾本名夾也以其屋言之夾外之廉爲側階房後爲北階本註此其地之盤也按西其棟則中三間房之後當無北階說見前其棟則中三間爲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按兩序上當有桼廂之梁以承棟棟不加於序上也遂自此處分爲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霤齊本註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卽爲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卽爲東西兩下四橫之旁卽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榱桷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本註此周屋也霤本註說文云廡堂下宇之制也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本註說見後則前五間後兩間本註無西房堂中三間之後只分爲兩間東房西室按此舊說也辨見前其餘並如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爲橫棟棟之前後皆爲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版下

垂謂之搏風按搏風之版所以掩東西當實著搏風之下亦爲之非懸而下也似不得言下垂

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按大夫士宜無側階說見前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本註儀禮疏云卿大夫爲屋其宇兩下而四周之

殿屋四阿連下爲廡四面之檐其水皆多故其檐皆得以霤爲名廈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檐亦謂之霤東西兩廡則但爲腰檐不連棟下又不出搏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爲之檠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本註檠翼乃按檐之名疏乃直指搏風誤矣按四阿之屋其檐之四角恐亦當竦起有如翬斯飛之勢與檠無異但因東西有霤故以霤別之非謂四隅之檐皆頹下也此又當知之

按古人宮室之制門旁有塾白塾至堂無屋以連之倘雨沾服失容不得成禮矣堂下兩旁之屋今人謂之廡正說文所謂堂下周屋者也周以前經傳子史未見有廡字蓋後人始作廡乃有此字庭有廡可避雨此後世制度勝前人處若堂上東西檐下似不得名廡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十七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儀禮釋例

釋服

天子冕服

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注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賈氏釋曰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弁師相參考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於其中槃大也無正文竝鄭以意解之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爲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朱紘其制可聞云未聞者夏殷之制也　案冕延不用絲而用麻因古尚質也布最麤者三升最細者十五升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其說是古布幅闊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

南菁書院
婺源江永愼修著

不能爲此因喪服而誤耳喪服雖有降殺斬衰衣三升冠六升齊衰以下漸細不皆冠倍於衣是冠衣原無倍半之例況吉服又不以布縷精粗爲降殺豈可泥斬衰三升六升之數而云冠必倍衣冕麻用三十升布乎以臆爲說曾不計其布幅之不能容此叔孫通制度之謬歷代經師相傳者之誤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已是極細之布麻冕亦止十五升孔子時易麻爲純以爲儉可從者絲是自然而細合之成縷麻用人功辟績然後成縷故以爲不如絲省約耳其實變麻爲純則古人尙質之意已亡孔子因其有說可解未甚害義故不得已而從衆也前後有旒之說辨見後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言小鼻在武上笄所以貫也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繅之每一市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閒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九旒用玉一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七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曰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玉有五色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貫於繅每玉間相去一寸也　案大裘之冕無旒疑未必然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

衮冕祀天祀帝異於享先王者內服大裘以示質耳若冕卽十二旒之衮冕享先王雖當冬烝宜服裘蓋自有良裘不得用大裘服之異者在裘不在冕也郊特牲言郊之祭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蓋祀天內服大裘以示內心之質外服衮冕以示外心之文不必降爲無旒之冕無章之衣然後爲至敬也鄭氏以記所言者爲魯禮魯豈可用十二旒乎又大戴禮及東方朔皆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是後固無旒玉藻郊特牲明言十有二旒傳所謂天子用物不過十二若後則何取於旒且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至爲繁重恐玉首不能勝夫子荅爲邦何爲取之後漢明帝時制冕易玉以珠欲其輕也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聶崇義陳祥道皆承鄭注之誤不能辨正何也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疏曰天子之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垂長短爲差　案前後邃延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後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而垂遂有二旒之說誤矣　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注曰衮衣者裨之上也繡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釋曰自衮冕至元冕五者皆爲裨衣諸侯不得定其衣號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衮冕衣在上爲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爲繡次裳在下爲陰陰主

沈深故刺之爲繡次　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繡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則衮之衣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黻而已是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二章裳一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粉米無畫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曰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變化華蟲取其文周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可知宗彝非蟲獸之號而以虎蜼畫於宗彝因號爲宗彝其實爲虎蜼也虎取其猛蜼取其有智以其仰鼻長尾大雨則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亦取其有文火亦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其養人黼白黑爲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黻黑與青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何得猶名衮龍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於宗彝則毳是

六章之首不得爲五章之首九章無正文竝鄭以意解之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粉米不可畫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知皆元衣纁裳者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故以纁爲名

諸侯冕服

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曰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釋曰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司常云交龍爲旂諸侯建旂則旌旗升降俱有而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也玉藻諸侯元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此等及孤卿大夫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若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注云爲將廟受亦斯之類也　覲禮天

子賜侯氏以車服注曰服則衮也鷩也冕也司服公之服自衮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冕冕而下如王之服伯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疏曰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若餘廟亦元冕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如王之事繅旂九就璪玉三采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當爲公字之誤也其餘謂旂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旂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填塞耳者疏曰王不言玉填於此言之者互見爲義諸公言玉填明王亦有之云出此則異者謂天子朱紘則諸侯當青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　又諸侯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　案自王以下鄭注疏玉之數皆當去其半

大夫冕服本經未見鄭注見之

士冠禮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釋曰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爲冕謂天子以元冕聽朔而彼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　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

冕而下如孤之服疏曰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小章依命數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卿大夫四命大夫章乃可得依命數　弁師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絲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旂

爵弁服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纁屨見注曰此與君祭之服後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

士以冠名服耳 釋曰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七入爲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如爵頭者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爲喻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練色解之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鄭約之以纁入赤則爲朱也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元衣與纁裳相對色理自明則以絲解之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爾雅茹蘆茅蒐註一名蒨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爲蔵草以此蔵爲韎韐也士韎韐一名韎韐一名緼韍而已 案三十升布之說辨見前

但無繅耳 釋曰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士冠禮爵弁纁裳冕而無旂士變冕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士冠記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曰爵弁而纁裳者

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者所

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釋曰士家自祭服元端助祭服爵弁今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爲攝盛則卿大夫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攝盛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衮冕諸侯元冕其孤雖絺冕以助祭親迎亦用元冕臣不得過君故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冠而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可也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曰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祭祀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注曰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之服可知故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若然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元冕爵弁士爵弁而已 釋曰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

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 又小斂大斂皆有祭服 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純衣注曰

皮弁服

士冠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曰質不變釋曰以損益之極極於三王故云三王其實先代後代皆不易也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履見後注曰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釋曰皮弁冠同色故不言衣也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又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頷繞項至黃帝則有冕故世本云黃帝作冕旒禮運云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云此上古之時則此謂豪三皇時以五帝爲上古也黃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弁至三王不變故記云三王其皮弁禮圖仍以白鹿皮爲冠也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此文之等是也畫繢言素者謂白色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檀弓簟以素器之等是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也　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又士冠禮注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

釋曰在朝則君臣同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疏曰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卽用皮弁可知也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唯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加不得輒於士加士冠禮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士冠禮

皮弁注曰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琫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釋曰此注略引以證士皮弁無玉象爲飾之意　士冠禮皮弁笄緇組紘纁邊笄紘見後賓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贊者卒紘注云卒紘謂繫屬之　釋曰有笄者屈組以爲紘伸屬之左相繫定右相屈繫擬解時易爲繫屬之也聘禮賓皮弁聘公

皮弁注曰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琫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會縫中也琫讀如綦綦者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

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皮弁之會無結飾疏曰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以象星也又曰其弁伊綦璂既爲玉又得爲結義得兩合耳邸下柢也謂於弁內頊上以象骨爲柢　陳祥道曰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凡在下者爲基可以託衡者爲邸玉璂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柢用象而施於頊上魏臺訪議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然則魏武所作弁柢或古之遺制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毛氏曰騏文也孔安國曰綦文鹿子皮說文綦蒼艾色蓋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爲士之齊冠綦紐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康成讀玉璂爲綦以綦爲結是臆說也　案陳氏說皆得之璂音基綦音其基綦音同璂字不可通與璂字不可通夫士既無玉飾何得以綦爲璂綦是蒼艾色近白而非白然則士之皮弁服衣裳雖用素鹿皮不得用純白也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服也

使卿韋弁歸饔餼宮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　君使卿皮弁還

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　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于帷門之外　士喪禮陳襲事皮弁服陳祥道曰皮弁服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士冠皮弁縫帶記雜帶君朱錄大夫元華士縞辟則士之皮弁帶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皮弁弁縞組紘纊邊則士皮弁之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又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

韋弁服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曰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相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　釋曰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韎卽赤色以

赤韋爲弁也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注解跗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今此注異者鄭意此爲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謂韎布爲衣而素裳鄭志兵服與皮弁同白鳥故言素裳此亦同也然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司服凡兵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曰韎是草染謂赤色也韋弁服注韋成十六年傳韎韋之跗注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韎韋有同者異者此注與賈服同裳亦韎韋也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鳥之義若然聘禮注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伍伯爲猶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色之衣是古兵服赤之驗也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各以其等爲之注韋弁侯伯堪飾七子男瑧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瑧飾四三命之卿堪飾三再命之大夫瑧飾二玉亦二采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之會無結飾　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記有爵弁而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苟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

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欠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矣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服子羔之襲皮弁一爵人雀弁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之爵弁一元冕一爵廟祝宗人宰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質也爵其色也鄭釋士冠謂爵弁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則赤多黑少矣釋巾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固赤多而黑少鄭爲二說是自惑也且言韋弁赤亦無據　案陳氏言爵弁亦上銳非如冕制韋其質爵其色而以韋弁爵弁爲一物此說甚有據王卽戎以韋弁服卽爵弁服其服纁裳朱韍臣之貴者以朱卑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韍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卽朱韍斯皇之類也豈非爵弁服卽戎之證乎今姑仍鄭氏舊說而存禮書之說於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十八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十九

南菁書院

禮記訓義擇言一

婺源江永愼修著

曲禮上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草廬吳氏引鄭氏曰求多爲傷平也

案鄭氏爲傷平也總解毋求勝毋求多蓋與人鬬爭必求勝亦是傷平吳氏引舊注增求多二字專釋下一句非也

立如齊

案齊嚴敬貌如齊者正立自定不跛不倚儀禮所謂疑立是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朱子云禮有常度不可爲媚以求說於人辭達則止不貴於多

案當從朱子說不妄說人若孟子不與王驩言不辭費若冠

禮祝辭昏禮戒女及主賓之辭祝嘏之辭皆不倘多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案踰節則招辱未確當云踰節則無度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案其由者爲道同得者爲德仁與義其大目也非禮則仁義無節文而道德亦爲虛位此論其理如此未論人之所以修身下文亦無分承之意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鄭注宦仕也疏引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六藝左傳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吳氏云宦學猶言遊學也有事師之禮然後師友之情親
案注疏分仕與學爲二事陳氏集說從之未當當從吳氏之說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案班朝治軍涖官行法孔疏陳氏皆分爲四事吳氏謂班朝治軍涖官三者各有其法似皆未安愚謂一句分三事涖官行法言當官而行法令也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
案樂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與此句文勢正相似宜作一句讀作字勿絕句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尙往來
施但施而不希其反三王之時施望報以爲常事故其禮主尙往來之禮所貴在德德主尙往來
案古初人心淳厚渾忘施報之名後王制禮則因人情之常施報務其相稱是以有交際往來之禮往不來來不往有施

而無報皆非禮也孔疏得之但不當以三皇五帝三王時爲限耳

百年曰期頤呂氏云人生以百年爲期故曰期朱子曰期當音居宜反論語期可已矣與朞字同周年之義也期謂百年已周頤謂養而已期如上句幼弱耄悼等字頤如上句幼

案當從朱子說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呂氏曰老夫長老之稱己國稱名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也朱氏軾云於他國言老夫不自貴也本國稱名并不自稱老亦自有其

案二說當兼存之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鄭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朱子云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天子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耶

案此言爲人子者父在時三命爲大夫而父未得爵命不敢受尊物以踰於父也君雖賜之臣必固辭之如固辭不獲命亦受之而弗敢乘辭者禮之經也受而不用者禮之權也此經但論人子孝敬不敢踰父之初心言經而未及權是以第云不及車馬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案三賜不及車馬非實有孝敬之心者不能卽此一事而孝行已著諸德亦皆備矣州閭鄉黨非親非友故以稱孝屬之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陳氏云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身不他用也

案陳氏說簡而當

恆言不稱老

案孔疏引或說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感動其心此說得之陳氏云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此說亦善

祭祀不爲尸 鄭注尸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案祭者子行安能必得無父者但非主祭者之子則可矣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鄭注死爲報仇讎呂氏云許者許其託先儒謂許報仇雖父母沒亦不可患難相死兄弟之道也朋友以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君子謂之不義也

案不許友以死坊記所謂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也朋友亦有患難相死之道非謂若聶政之爲謂友有危難忘身救之或

冒險脫友於阨如李篤之匿張儉或犯顏雪友之寃如左儒之爭杜伯固有激於義而爲之者矣父母在恐危親故不許舊說以爲報仇者固非呂氏曲避報仇之說謂許者許其託然經文曰不許友以死不曰不許友於託則此說亦非確訓

負劍辟咡詔之

案古人常帶劍於脅亦或帶之於背拔劍則俯身而出之如荆軻傳秦王劍長不能拔左右呼曰王負劍此負劍或即期軻傳之負劍謂長者俯身與之語如負劍之狀也如此則負劍與辟咡相對負劍俯其身辟咡辟其口或亦可通

毋踖席 鄭注升席必由下也孔疏曰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也玉藻不由前爲躐席與此別朱子云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既云當已位上卽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已位上蓋以前爲上後爲下也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

特設賓席一人之位故以西爲上而自席下之中升而即席與此異也陳氏云踖猶躐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是登席當由前也

案注疏之誤朱子正之陳氏亦引玉藻乃謂登席當由前與朱立於席後之說相反蓋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爲字本讀去聲爲躐席者釋上所以不由前之故也陳氏以如字讀之謂不由前即爲躐席是以登席當由前其說誤矣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鄭注爲猶敷也固辭又讓先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

案主人復出迎客不言與客讓入客何爲固辭且主人道客亦宜也何必待客固辭而後入士相見禮主人出迎客一揖即入無讓入固辭之文竊疑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者主人道其意於客也其辭若曰某當先入爲席敬逆吾子云爾客固辭者辭其請入爲席也主人因客固辭而止遂肅客入實未嘗入爲席也先儒以固辭爲又讓先入者誤矣然則士相見何以無請入爲席之禮曰彼是初見之客授贄即出堂上不坐故不爲席此是飲食或講說之客故有請入爲席之儀節也下章主人跪正席正爲先時實未嘗入爲席故又有此儀節也

拾級聚足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涉等聚足者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呂氏讀拾其劫反云拾更也拾級左右足更上也

案拾級當從舊說呂氏謂左右足更上如此則不得聚足矣左右足更上者謂之歷階栗階有急事升降則爲之喪禮略

威儀謂之散等平時賓主升階當不栗階散等呂說誤矣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案爲長者糞之禮詳見弟子職埽前有灑埽固無塵以袂拘而退者敬也非眞以袂障塵也加帚於箕上自是初往時弟子職執箕膺擖厥中有帚可證若埽時箕倚於戶側俟埽訖然後以箕收之非執箕以埽也此節當從舊說

奉席如橋衡鄭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榦榦朱氏云按陳注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較舊注直截

案陳注如橋之高如衡之平雖若直截實俗訓詁也橋高出水上奉席豈能如之當從舊注榦榦之說榦榦見莊子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鄭注上謂席端也布席無常坐在陽則尚左坐在陰則尚右疏曰此謂平常布席如此禮席不然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鄉之席皆尚左

案古人常坐在室中此文大約就室中之席言之南北鄉以西方爲上者統於戶牖與東西鄉以南方爲上者統於奧也東西鄉以東爲上飲燕射食皆然惟神席堂也若堂上南鄉之席皆以東爲上故昏禮醴賓徹几改筵明不以西爲上也鄉飲鄉射賓若有尊者席於賓東此則以西爲上蓋統於戶牖間之酒尊明不與賓同東上取義又異也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朱子云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恐雖降階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

案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是解屨後未上堂時事鄉長者而

屨是既退下階時事不可以此句連上句也跪而遷屨是將納屨時稍移近前非申言舉而屏也此節只當從孔疏與朱子說更無別辭

嫂叔不通問鄭注通問謂相稱謝也方氏云若問安問疾之類也陳氏云無問遺之往來也朱氏云謂不相親問答

案諸說皆可通朱氏說爲優有當問者使人答之可也

女子許嫁纓

案此纓俟昏禮之夕壻親脫之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案以鄭注繹之食羹最近人膾炙醯醬在殽胾之外內葱渫處醯醬之左酒漿處羹之右則諸物當列爲四行第一行左食右羹而酒漿在羹之右第二行爲醯醬而葱渫在醯醬之左第三行左殽右胾第四行爲膾炙又醯醬一本作醯醬孔疏有二說若是二物則醬在右醯在左如昏禮公食大夫禮之設今本作醯醬則是以醯和醬共爲一物疏又謂鄭注葱渫云處醯醬之左則醯醬一物爲勝脯脩之設注無明文孔疏謂處酒左以燥爲陽也案酒左是羹何得於此置脯脩此則孔疏之誤當是設於酒漿之右耳

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編祭之

案公食禮先設正饌訖賓祭正饌後設加饌賓又祭加饌其祭如所設之序而設饌惟有二次此記尋常賓客飲食之禮

主人與之共食雖未知設饌幾次要必設訖而後祭非進一殽祭一殽也

共飯不澤手 吳氏云飯扶晚切下摶飯放飯揚飯飯黍並同又云此節五飯字皆當作上聲讀飯謂食之也

案陸氏釋文云依字書食旁作卞扶萬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而一之愚謂此節五飯字惟放飯黍二飯字音上聲若共飯摶飯揚飯三飯字當音扶萬切指所食之飯而吳氏皆讀上聲誤矣

毋咤食 鄭注嫌溥之孔疏云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也陳氏云謂當食而叱咤毋咤恐似於氣之怒也

案陳說非是當從注疏

毋固獲 吳氏云固獲二字一意謂固必而取得之也

案當從吳氏說

飯黍毋以箸 孔疏云飯黍毋用箸當用匕故少牢云匕人濩匕與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

案此句鄭氏無明釋上文共飯不澤手注云禮飯以手孔疏云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然則飯黍者之毋以箸亦謂不以箸而以手也下文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云梜猶箸也然則古人以箸食羹耳此疏引少牢謂當用匕與前禮飯以手相抵牾少牢之匕黍稷謂從爨匕出入敦非謂以匕食黍稷也弟子職云左執虛豆右執梜扎周旋而貳亦是以扎盛飯如今人之飯匙非以扎食飯也許愼說文釋箸爲飯敲蓋後世始以箸食飯耳 又案鄭氏通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嗍羹三句總注云亦嫌欲疾也以此推之古人之箸即弟子職之梜扎如今人之飯匙所以盛飯入食器飯黍以箸者是欲

食之急於梜朼中食飯也至漢初張良借箸陳事以箸代算始若今人之箸若紂之象箸當是以象飾梜朼耳

毋咡羹鄭注亦嫌欲疾也咡爲不嚼菜

案羹無菜者不用梜則亦有以口取食者矣當從鄭注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鄭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

案孔疏以尊所爲陳尊之處廣引燕射鄉飲設尊處所謂此言拜受於尊所者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飲亦無此語疑是文不具又引何允云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對主人也降席下簟階再拜稽首嚮尊謂主人尊也則尊字爲尊卑之尊一說當以前說爲是呂氏謂禮飲與侍飲異亦是也

餕餘不祭爻不祭子夫不祭妻朱子云案禮君賜腥則熟而薦之以爲榮君賜熟食則恐是餕餘故不以祭妻子雖卑於己然既沒則以神道接之故亦不以祭也

案此經固當斷從朱子說而陳氏集說兼存祭食之說與注疏小異亦可玩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鄭注謂侍食於長者饌宜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爲長者嫌

案貳鄭氏以爲重殽膳固當從之愚疑尚有二說一謂貳益之也如易貳用缶酒正大祭三貳弟子職周旋而貳之貳謂食物盡而主人復益之有長者在則已不辭其益一謂貳副也如左傳貳圍之貳長者之副也有長者在唯長者一人辭已雖次尊亦不辭貳猶不辭其下可知下文偶坐不辭謂二人同尊卑者也姑記所疑俟知者擇之

言不悔鄭注憂不在私
好惰不正之言

案謂不爲戲慢之言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鄭注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呂氏云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其坐也胡氏云側不正也

案燕居之時無他賓客亦當不布他面席如有憂而賓客來慰問亦豈得不爲賓設席平時坐席皆是單席有所尊敬乃重席不必有喪而後單也鄭注誠未當然呂氏以側席爲坐不安與側義亦不協而胡氏以側爲不正豈可坐偏邪之席乎愚謂坐席皆隨席所鄉側席而坐者如席南鄉北鄉則坐者東鄉西鄉席東鄉西鄉則坐者南鄉北鄉以其有憂異於常也專席諸說則呂氏得之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已有故得有獻得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

案古者君有賜於臣亦謂之獻檀弓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是也假令齊封孔子尼谿田楚封孔子書社地齊王授孟子以室必有使者操書致之豈不可謂之獻乎

尊卑垂帨鄭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帨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俱是士則爲卑朱子云此謂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

案鄭云授受之儀尊卑一謂賓主不論尊卑皆以垂帨爲度假令賓尊而主卑賓亦垂帨以敬主或主尊而賓卑主亦垂帨以敬賓孔疏以賓主尊卑相敵言之蓋因下文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禮敵者並授故爲此解其實不相敵亦皆垂帨

也惟臣與君授受或有時異晏子聘魯公受玉卑晏子授玉
跪此又禮從宜也
鄉與客並然後受鄭注於堂上則俱
南面禮敵者並授
案賓主相敵則對授在堂上則尊者南面卑者北面若賓主
甚殊則卑者奠之而不敢授覲禮侯氏奠圭昏禮壻奠雁婦
奠贄及童子委贄是也主人既拜受則賓授弓之後亦當有
拜送而主人還辟拜之儀不言者文不具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
尸孔疏云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曾
子問云尸必以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方
氏云凡為尸者不必皆幼必曰抱以見禮所在不以幼而廢
也王氏炎曰特牲禮注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已
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

案抱孫不抱子孔疏及方氏說可從若謂生時惟祖抱孫而
父不抱子似非人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有不抱
子者乎王氏本孔疏辨崔靈恩大夫用已孫為尸之非亦不
然假令適子主祭其兄弟之子於所祭者為孫則適子亦可
事之矣曾子問明言尸必以孫無孫然後取於同姓未嘗謂
已孫不可為也此經明言孫可以為王父尸未嘗謂必他人
之孫也孫為已血屬祖之憑依當彌親切耳
尸必式乘必以几鄭注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慎也孔疏
云凡上有冪君以羔凡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
皮以虎緣之也
案乘必以几謂尸登車履几而上故鄭注云尊者慎也士昏
禮婦乘車以几御者二人坐持之是其明證夏官隸僕王行

洗乘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尸登車宜亦用乘石而此言以几者蓋諸侯之尸也孔疏謂几在式上案輿人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注云兵車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以方計之廣不及二寸式上安可置几況車行搖動能憑之以爲安乎羔羣覆於式未聞覆於几也孔疏而下說者皆誤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臨川王氏云爲人養廉之說甚善陳氏朱氏之有禮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者小人朱子云君子言守必將也陳氏云賜者君子與

案尊者曰賜敵者曰與王氏爲人養廉之說甚善陳氏朱氏之說則因玉藻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而言彼所謂與者連及之辭非謂君子曰賜小人曰與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孔疏云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

案下文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熊氏謂此文誤當作下宗廟式齊牛此疏猶云式宗廟非也然君撫式亦不止齊牛

急繕其怒

案呂氏讀繕如字陳氏集說從之舊讀爲勁音義太遠

交遊之讎不同國鄭注讎不吾辟則殺之

案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盧辨注不與聚鄉云曲禮曰朋友之讎不同國失厚矣彼注優於此注二戴所記亦以彼爲優又周官調人云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與此文似合然曰主友與主並言之亦謂友之有恩非若泛常之交遊也

卜筮不相襲鄭注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
筮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
案不相襲有三說一謂卜不吉不可復筮筮不吉不可復卜
鄭注是也然占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而洪範亦有龜
從筮逆之文則卜筮亦可相襲矣一謂大事小事各有所施
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著筮大事鄭氏注表記云襲因也大事
則卜小事則筮用此說然大卜云凡小事涖卜而國之大事
又必先筮者何也一謂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其
心王肅之說也吳氏以爲一卜之後須俟他日然後再卜三
卜不可於一卜再卜之日而相因重複以卜筮亦然此用王
說之意非但可施於卜筮日再已此文承卜筮不過三之下
當以此說爲優　大抵卜筮之禮經傳雜出各有乖違表記

篇劉氏言之詳矣　呂氏用第一說謂常事不相襲大事則
卜筮並用亦可通
婦人不立乘孔疏立倚也男子倚乘婦人質弱不倚乘
案疏注未盡不立乘亦所以自屏遠恥安車輭輪老人所乘
馬氏說誤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鄭注御當爲迓君雖使賤人
也方氏云自御爲之僕張子云自御謂
車奉君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
案詩百兩御之春秋傳跋者御跋者御之音迓者多矣故當
從鄭氏注方氏張子各爲一說皆未安如君使賤人來召其
人未必皆乘車若謂使者親御所召之人則所召者必俟駕
而後行乎君使賤人召大夫大夫召賤人恐無是

事如有之必是賢者不可謂賤人

國中以策彗卻勿驅塵不出軌 勿舊音沒鄭注入國不馳彗竹
謂策之彗若今 帚卻勿搖摩也朱子云策彗疑
鞭末韋帶耳

案當從鄭氏朱子說卻勿雙聲假借字也

曲禮下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
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孔疏云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褶之屬其外有裘
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
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
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

案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特達無束帛以藉其時使
者襲而君受玉亦襲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有束帛藉之

其時使者裼而君受玉亦裼此經所謂有藉無藉者本謂此
而注疏併以垂繅屈繅言之且以此說爲主朱子斷歸一說
陳氏所引者是也　又案鄭氏注玉藻云袒而有衣曰裼注
聘禮云凡袒裼者左此二語最明蓋袒而有衣曰裼對袒而
無衣爲肉袒也凡喪禮之袒射禮之袒祭禮迎牲割牲及養
老禮割牲之袒皆肉袒也非肉袒則皆曰裼凡袒裼者左謂
開出前衿袒出上服之左袖露其裼衣惟覲禮侯氏右肉袒
請事注云刑宜施於右也後人不識古人袒袖之禮裼襲之
義不明陳氏此注本孔疏獨刪其左袒出裼衣謂之裼數句
則所謂開而見出其裼衣者從何處開出乎　又案裼衣外
之衣疏家有兩說孔氏此疏謂裼衣外有襲衣襲衣外有常

著之服至檀弓襲裘裼裘及喪大記襲裘加武疏則謂裼衣外卽爲上服前後自違異賈公彥聘禮疏亦謂裼衣外有上服當以彼疏爲正蓋不袒卽謂之襲非別有襲衣其中衣則在裘之內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鄭注禮尙謙也不顧望若子路詳審有察言觀色言不輕發意非但爲謙遜而已率爾而對應氏曰顧望者從容

案當兼應氏說乃備夫子亦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案舊說謂不變其本國之故俗詳經文本指似不如此蓋謂

禮當從宜君子居人國不求變異於俗凡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俗斟酌其宜謹修其法而審愼以行之雖不違俗亦不苟循俗也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陳氏云去本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於朝以承祖祀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其宗族兄弟猶存則必有宗子凡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出入與舊君不相聞其時已久其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案有列則有詔猶存則反告無列則無詔事相應也陳氏謂出入有詔於國爲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最是舊說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又謂兄弟宗族猶存者爲無列無詔皆非是　又案此經互文見義兄弟宗族

猶存而反告於宗後於有列有詔者言之則無列無詔而兄弟宗族猶存者亦當反告可知矣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於無列無詔者言之則有列有詔而未興者不忍從新國之法可知矣古人行文多如此臨川吳氏割上章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句竄入出入有詔於國之下下移若兄弟宗族猶存二句竄入出入無詔於國之下則上章皆如其國之故句下辭義有不足矣

鞮屨鄭注無約之屨也呂氏云革屨也周官有鞮鞻氏革去毛而未爲韋非吉屨也

案呂氏說是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孔疏云辱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

案後言同國始相見則前言大夫見國君士見大夫皆謂異國孔說是又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亦謂士始見大夫故士相見禮云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是也若尊卑相等者則主人宜拜辱不必言矣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呂氏云后以配天子諸侯之妃同世婦視大夫夫人視三公其名與位在世婦上妻卽御妻視元士名與士之妻同妾則賤者視庶人吳氏云此以世婦先於嬪者夫人世無蓋賤者視庶人之妻同妾則賤義所婦皆以兩字爲稱嬪妻妾皆以一字爲稱取其文之便

案呂氏吳氏說皆善大夫妻得稱世婦見喪大記

五官致貢曰享陳氏祥道云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曲禮六大以下皆謂之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諸侯而已蓋以五官然五官致貢與五官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供上曰貢以儀其有所候則曰侯以其有致貢曰享周禮凡官府所貢謂之貢則致貢曰享爲諸侯之事明矣吳氏云注疏諸家因上六大五官

之文釋此五官二字致誤陳氏之說得之蓋五官猶五侯也公侯伯子男五等之侯朝乃以玉帛將其所貢之物謂之享

案當從陳氏吳氏說

大夫曰孺人 朱氏云謂屬於夫不專制也

案當從朱氏說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孔疏云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

案寡小君者臣下擯相之辭也臣稱其君於諸侯曰寡君故稱其夫人於諸侯曰寡小君聘禮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不祿是也論語言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雜記夫人薨曰寡小君君不祿是也論語言稱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愚謂卽有君爲優疏謂古者諸侯相饗之禮亦是擯者贊辭夫人無自稱之理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 呂氏曰貴者貴者皆謂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之君子故天子不言出

案舊說以君子爲孔子呂氏以君子爲天子諸侯疑呂氏得之蓋謂在上位者爲君子者不可親爲大惡也親爲大惡雖天子亦言出而諸侯且生名矣曲禮皆記禮事非論孔子作春秋故呂氏說爲長

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 顏氏云干猶箇也

案若干之說顏氏爲優干箇一聲之轉若干猶云幾箇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 陳氏云御謂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

案當從御車之說長樂陳氏云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

事也負薪力也上下之別也其說甚善少儀所記則記者異聞耳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陸氏云山澤之所出所以數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而對非是

案陸氏說是凡對必有文辭故以山澤所出之物爲對若云我國方若干里則直而拙矣

水曰清滌

案春官司尊彝云凡酒修酌修讀爲滌鄭注云凡酒謂三酒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原本作名今據周禮改浩酒曰滌然則水曰清滌者謂其清而可以和酒也溉濯之說非是

大饗不問卜呂氏云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

案當從呂氏說

大夫雁孔疏曰取其候時而行也

案一說候雁不可常得大夫用雁及士昏禮用雁蓋舒雁也大夫用雁取其行有威儀士昏用雁摯不用雉亦許其攝盛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案此求女而主人許之之辭非致女之辭女子重別姓天子妾賸多故曰備百姓吳語越王句踐求成之辭曰一介嫡女奉箕帚以晐姓於王宮韋昭注云晐備也姓庶姓也卽引此文爲證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十

禮記訓義擇言二

婺源江永慎修著

檀弓上

檀弓免 陸氏釋文云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

案免當音問程氏大昌讀如字謂去冠別有辨見喪服小記篇

左右就養無方 饒氏云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

案當從饒氏說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

案檀弓記事在戰國之初距季武子已遠此事蓋得之傳聞意武子作別宅其地先有杜氏之葬傳聞失實遂謂武子之

居寢耳居寢之階下許人合葬情理所無者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案子之先君子喪出母謂孔子也孔子之父先娶施氏無子而出後娶顏氏生孔子其後施氏卒孔子猶爲之服出母之服蓋閔其無子也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舊說皆謂伯魚之母出伯魚猶爲之服誤矣此因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一章遂傳誤期而猶哭夫子謂其甚乃是裁其過禮耳伯魚之母未嘗出也近世豐城甘紱始爲辨明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吳氏云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爲三一曰拜先跪而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猶下故下衡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爲凶拜故易首爲額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則曰拜而后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后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

案頓首稽首之別周禮疏謂頓首者頭即地卽舉稽首者頭至地多時此爲確詁荀子謂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此舉稽首包頓首未可因此一語遂謂頓首頭不至地也周禮注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吳氏謂空首手至地首不至地頓首手至地首下至手則頓首與舊說空首無異矣舊說以頭不至地爲空吳氏以頭不至手爲空此亦當從舊說但俯首

空懸其九拜之振動乎稽顙頭觸地無容問喪篇有明文與稽首之拜從容引首至地遲留而後起者大異乃謂稽顙即稽首以凶服無容之拜同於臣對君至恪之拜害理甚矣又空首之拜可該奇拜褒拜而九拜最輕者爲肅拜則不可該約九拜爲三終未確肅拜即今男子之長揖古者爲婦人之拜及軍中介者之拜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案周封三王之後本欲使之行其舊俗兼存先代聖王之法夫子之先宋人固得用殷之禮自防叔去宋遷魯至夫子已在三世之外則亦可從新國之法是以夫子於殷禮周禮從違之事如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則謂殷已慤吾從周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則謂周已蹙吾從殷論周禮之郁郁乎文則志在於從周論後進之文過其質則欲從乎先進少居魯則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則冠章甫之冠即他日以兩楹閒之夢告子貢亦從殷人殯於兩楹之閒禮也凡此皆斟酌古今而行之從周者多而從殷者亦間有也合葬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夫子以夫婦生而同室死而同穴爲合於人情故從之且謂衛人之離不若魯人之合者爲善也若夫古人略於墓而詳於廟殷周皆然而殷人於墓且不墳不墳

則無崩壞之虞無修墓之事此殷人崇質尙儉之俗亦欲順地道安靜不欲驚其體魄也夫子非不欲從古者不墳之制然自度他日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於識別是以從今日邱封之制崇四尺非古禮也當封時亦既見其崇四尺矣先反而修虞事以餘功委之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墓之崩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新土方成驟雨淹遺門人卽時修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聞之驚怛泫然流涕而曰古不修墓蓋古所以不修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之故而修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違禮之事因以是知古者墓而不墳古人自有深意存其間也先儒因疑孔子少孤章并疑及此章今反覆此章以合葬發端以吾聞古者墓而不墳吾聞古不修墓爲起訖竊謂記者微旨在乎殷周從違之間故總合夫子一生從周從殷之志而備論之如此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若夫新墳之崩由於雨甚此非人事之咎不必爲門人疑亦不必爲夫子疑有謂夫子時年十七豈有門人歷聘紀年夫子二十二歲而母卒非十七也之憾乎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朱氏云喪有盡而哀無窮雖親死已久而追慕之情終其身弗忘於何見之於忌日不樂見之也一朝之患句不重蓋古有此語連引及之注以患爲滅性未是

案朱氏說最當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

其愼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陳氏云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者乎朱氏云禮經之謬無過於此亟當刪之

案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遂人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而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爲倒句有裨於禮經者不淺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爲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墓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聊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聊曼父之母能道其葬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蓋殯也句當在問於聊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冤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耳

又案襄十一年傳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讀者或疑五父衢爲城中四達之道其上不得有墓將柰何曰五父衢不在魯城中故杜注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不云魯城內也定八年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

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
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由此
觀之虎城內戰不勝而後出舍五父之衢可知五父衢必在
城外也衢在城外道旁有墓固無可疑也或又疑夫子父墓
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與曰當其父之殯
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士之淺深是以遂謂爲已
葬也聊曼父者意其爲聊人也殯聊大夫而聊人親其役是
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殷人尚白大事斂
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
牲用騂大事謂喪事也陳氏云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
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尚赤取火之勝

金也吳氏云夏以金德王而尚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周以
木德王而尚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夏周之道先親親故以
所從生殷道先尊尊故以水德王而尚金之色金者水之
從鄭注以爲
喪事者是

案三代所尚之色陳氏說爲長鄭注未確吳氏說則鑿矣大
事從鄭說爲長樂陳氏引祭義以祭爲大事方氏謂喪戎
祀爲大事雖可通然非此章所指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貢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
案敗績謂車覆左傳子產曰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
懼非謂師皆敗也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吳氏云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辭如
後世祭文之類鄭注每解誄爲謚非也
案吳氏說是哀公誄孔子未嘗有謚方氏謂有誄則有謚非

也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案朱子嘗云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舊習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而吳氏謂禮制寢簀未聞有差等亦有理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

案鄭注以髽爲露紒恐未確髽蓋類於免以下章毋從從毋扈扈者推之從從謂前太高扈扈謂邊太廣今人以布廣充幅方裁而斜疊之自額結於項前有尖角又或摺去尖角俗謂之包頭豈古髽之遺象與髽有麻有布斬衰麻髽齊衰布髽

南宮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

孔疏云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毋得從從太高扈扈太廣

案注疏於高廣未詳言其制愚意高謂前當囟者廣謂所疊之邊期之髽毋太高太廣則斬衰之髽宜高廣又案婦人髽猶男子免免之制宜亦有高有廣舊說謂以布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卻繞髻者恐其太狹非古制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鄭注十日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孔疏云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吳氏云不成聲謂不終曲也

案此章與朝祥莫歌章踰月則善之云似相妨如注疏說方可通陳氏集說及吳氏說皆不載注疏用遠日之說失之矣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案此章多異論長樂陳氏謂君子之所不弔者不止此臨川王氏謂畏而死者雖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張子謂三者可傷尤甚但致哀死者不弔生者慈湖楊氏謂非不弔也不忍於弔辭應氏謂情之厚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易致耳高安朱氏辨之曰孔氏云非理橫死謂非禮而橫死於畏厭溺非謂畏厭溺者皆非禮橫死方氏云三者之死皆非正命謂非正命皆不弔非謂三者之死盡非正命也非正命者不弔正命者可不弔乎又弔與哭異經言弔不言哭明非九族五服之親也經文本無可疑先儒紛紛詆議又或曲爲之說俱不通之論此說善矣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案樂必鐘鼓弦歌也樂者人情之歡樂也而人情安樂於所生如離故土卽不樂矣禮不忘本重故初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案曾子易簀當在適室喪事由近卽遠安有遷尸而浴於他室者此必有誤字疑是奧室之譌禮器臧文仲燔柴於奧爨可譌爲奧則奧亦可譌爲爨士喪禮始死設牀當牖本不當奧蓋門人欲尊其師謂室中以奧爲尊故設牀於奧以浴記此譏其變禮室當爲衍字又或本作室奧因奧譌爨故遂改作爨室耳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宅事矣恐其忘哀故廢

業朱氏云業謂士人所習之業如講道論德射御書數之類廢業謂未葬以前既葬則期以下飲食酒肉豈復廢業

案朱氏說從疏推廣之義此說得之先儒陳氏游氏則皆以廢業爲不習樂而朱子則謂業爲簨上版廢業者不敢作樂也恐非定說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吳氏云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而可不爲位乎爲嫂無服而其兄猶且爲位況小功有服之之兄弟無服而其妻爲嫂則有服爲妻妻有服者倡踊於前而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申祥皆使其已無服者隨踊於後也

案此以二子哭無服得禮之事明小功不爲位之非禮吳氏說得之無譏申祥之意而馬氏謂申祥哭言思非禮引下篇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祖免哭踊以明婦人不得倡踊愚謂妻之昆弟固當以子爲主或申祥是時未有子又或幼或不能爲主則其妻當倡踊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鄭注今冠衡縫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孔疏云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褊少故以其辟積多解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襉而并橫縫之周世文冠多辟積而橫縫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皆從縫長樂陳氏云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橫縫長樂黃氏云斯蓋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周公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失禮無別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吉冠爲非古正文患喪冠無別注義患喪冠與吉冠異制誤辨其旨

案古者喪冠廣二寸見儀禮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帽盡舉頭而蒙之也聶崇義三禮圖喪冠廣三

寸已非古制也秦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改冠六寸於是冠梁始闊至漢又增爲七寸故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爲覆杯前高廣後卑鋭此以委貌同皮弁如後世之帽於是古冠制盡失唯喪冠略存古制耳緬縫狹辟積必少橫縫長辟積必多而陳氏乃謂順經爲辟積則少順緯爲辟積則多是但以布論而不以冠梁之廣狹長短論誤矣又冠之辟積與裳異裳用辟積蹙其要中使狹冠之辟積所以爲飾卽古冠直縫三辟積質中已有文高安朱氏謂頂窄於武故於其上爲辟積使上狹下寬亦非古人用辟積之意古冠以一條布作穹形雖縱橫皆不爲辟積亦未嘗不可非謂必作辟積然後上狹下寬也其云考古冠制以布一幅爲冠上連頂下屬武此非古冠制繪禮圖者誤以後世之帽當古冠耳又攷朱氏家禮圖附論云斬衰之冠裁厚紙爲冠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頂用稍細麻布裹之就摺其布爲細帊子三條直過梁上其帊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盡處兩頭俱卷屈向外以及武是謂外畢此猶得古人喪冠之制此經附注非定說也此經自當從注疏說而黃氏謂今喪冠亦橫縫如此則當言喪冠同吉非古何以云反吉乎反同於吉非反字之義且喪冠緬縫尚有左右之異斬衰右縫大功以下左縫使易爲橫縫則無左右矣恐當時改制未至無別若斯也吉冠橫縫使異於喪冠自是周人隨時改制得宜處記者恐人見末而忘本謂今人但知吉冠之與喪冠反者不

知古時吉凶皆同爲縞縫耳其曰喪冠之反吉自是屬辭之體如是蓋用倒句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疏云曾子仁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則稅之淸江劉氏云小功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袒免哭之成踊夫若是矣其吉哉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降而無服乎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案曾子之說於禮厚矣劉氏所以折衷之者亦善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疏曰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吳氏云以冉氏之物而假作孔氏之名以與人是虛僞不實朱氏云不誠謂束帛乘馬非本意所欲所謂儀不及物也

案當從朱氏說

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吳氏云兄弟之喪周之禮哭諸寢而此云哭諸廟師之喪周之禮哭諸廟門外而此云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孔疏皆指爲殷禮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之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閒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野

案吳氏說優於孔疏

哀與其不當物也甯無哀鄭注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長短幅數也

案甯無哀記者甚言之非眞謂哀可無也不當物注疏說是

長樂黃氏謂物者心貌哀戚之實非也

齊衰不以邊坐鄭注邊偏倚也張子云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案當從注說專席而坐謂不與人其坐非不以邊坐之謂也

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此馬故將驂馬行之副孔疏云既爲出涕當有厚施惠誠之謂有哀涕而無賻物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可易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蓄之情而此涕爲無自而出也

案無從之說孔疏吳氏得之聖人豈有無自而出之涕必藉物以明其誠乎陳氏說非是

鄭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案如慕如疑鄭注最得其情狀又問喪篇鄭注云莫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此說亦善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倚右手在上也

案當從張子說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吳氏云此文所

案杖有拄時亦有曳時負手曳杖而消搖固非有意爲之亦不可謂變其常度有損於動容周旋中禮也夫子他時有感而作歌如龜山猗蘭者多矣此感於夢而作歌情理有之非自悲其死也聖人固知命安死而死者人之終自是大事必謂以晝夜視死生泊然不動念則亦老莊之見耳夫子固不自聖然嘗言天生德於予又云文不在茲乎其自知自任不淺矣於將終而自比泰山梁木稱哲人何足病乎聖人固清明如神然於死生非別有前知之術而能前知者正因有所感耳必謂不待占夢而後知將謂聖人亦同二氏之知死乎

吳氏之疑過矣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孔疏云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者夫子德備三代文物故也朱氏曰葬聖人而兼用三代之禮無乃已僭聖門賢弟子必不出此

案三代之禮皆聖王所制周封二王之後周欲兼存之如士喪禮尙有夏祝商祝之名以其習於夏殷之禮故名之當時未必有禁令不許用夏殷也夫子嘗學二代之禮歎文獻之無徵考其生平亦有從殷禮者矣所謂僭者下僭上也爲大夫而用大夫之禮則非僭也以三代之禮葬孔子當時曾子子貢子游子夏之徒必熟議而後行豈以僭事聖師哉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鄭注羣謂七十子之徒三千羣者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張子云羣居則經出友服山陰陸氏云二三子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

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吳氏云鄭陸二說不同然皆當斷羣字爲一句疑未妥竊意記者先記孔門弟子爲師之特禮又記凡爲師與朋友弔服加麻之常禮於後以表出不釋經者之爲特而非常也張子說優

案鄭說爲優喪服記朋友麻注亦引此文謂朋友相爲服緦之經帶其服爲弔服疑衰素裳但此經不當以羣字爲句羣居謂朋友同羣而聚處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

案舊讀填池爲奠徹文義未安胡氏以池爲柩車上之池近之謂填爲懸銅魚以實之文義亦未協魚躍拂池在池下非實於池中且負夏主人當是士士飾棺亦無銅魚又考儀禮飾棺在祖前卽有魚豈待祖而後設乎愚疑填池卽既夕禮所謂祖還車也柩車上有池象宮室之承霤禮云商祝飾柩

一池塡當讀如鎭或讀如奠塡之爲言鎭也故塡星亦謂之鎭星鎭卽有奠定之義前此柩遷於祖廟用輴軸正柩於堂上兩楹閒既朝祖卻下以蜃車載於階閒北首飾棺訖日昃時乃還轉柩車向外南首爲行始謂之祖曾子弔當其時柩車已還而鎭定所謂塡池者也主人榮其弔復推柩而反使復北首若未祖者然先時婦人在堂降婦人卽階閒而后行弔禮如此釋之似可通古者賓弔婦人亦在位不避也舊說謂降婦人而后行禮爲行遣奠之禮此記曾子來弔不必及弔後之事亦不必詳及降婦人近時新說謂塡池爲塡殯坎殯坎名肂在殯宮固當塡然與祖無涉祖在廟庭雖君來弔亦廟受主人必不因曾子而反柩於殯宮也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禒裘而弔也

案曾子示人之言是疑辭非私識其失也但夫夫也語氣輕脫蓋記者失之耳

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案和之之和釋文有兩音一音禾或云胡臥反今案當音禾吳氏謂調弦是也然以不成聲爲不終曲恐未確不成聲只是不成曲調耳樂由人心哀情未忘者調弦而不能調依曲調彈之而聲變不成曲調理固有之　孔疏引家語及詩傳子夏摇琴而弦衍衍而樂閔子騫接琴而弦切切而哀謂當以彼爲正此說是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吳氏云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老艾而尊則上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故祭之祝辭稱其皇祖皇考皆曰伯某甫士冠禮辭曰伯某甫者此要其終而言非謂冠後即如此稱之也

案吳氏說詳而確哀公誄孔子稱尼甫則甫爲尊稱冠時不以此稱之也要其終言之耳然云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冠時伯仲叔季之字亦當與其字連稱之其稱顏淵宰我言游者便文從省也又子爲男女之美稱周人常以子配字

學者行之

案夫子答林放之問及從先進之言皆有反質之意練而祔則善殷卽爲學於孔子者行之亦無妨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案晏子云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亡誠有別矣然云謀人之邦邑亦泛論爲臣者耳若宗臣與國同休戚如甯武子者正當身任其危豈可亡或非宗臣自度其才智可以拯危如燭之武者亦未可亡也

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璩請前行

吳氏云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所謂異與之言也

案請前之說劉氏得之吳氏說未必然近時新說謂伯玉欲先得此地若欲與之爭斯邱者以示已有貪心則人思爭奪之其言遁巧恐非伯玉君子氣象也

子游曰知禮鄭汪嗤之

案先儒說皆謂武叔失禮子游反言譏之有士喪禮可證也近時新說謂子游眞許武叔知禮誤矣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鄭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張子云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吳氏云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爲服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

案鄭注誤張子正之朱子與吳氏皆從之而陳氏集說載朱子說於後其自說仍用鄭注之說攷之亦不詳矣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案嫂叔無服唐太宗始采魏徵等議兄弟之妻及夫之兄弟皆制服小功後儒議論紛然或是古或是今或兩是之或酌古今之間而云當服心喪其說詳高安朱氏儀禮節略難以一言斷也程子云嫂叔所以無服只爲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可無服者後聖有作須是制服朱子云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養恩義心自住不得如何無服衆言淆亂折衷於程朱可也

又案儀禮喪服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謂外親兄弟也故賈疏以爲當是夫之從母之類近世言禮者引此條謂此古者嫂叔有服之明證所謂沒其文於經補其說於記然則夫之兄弟降一等服大功乎誤矣朱氏謂此乃後人杜撰勉齋經傳刪之者是亦未然黃氏喪禮以其無經可附

也遂偶遺之非故刪之也愚編禮經綱目以此條附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之下從賈疏也因論嫂叔無服附及之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陳氏云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吳氏云敬叔懲艾前事常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君亦載寶貨倘被放逐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

案陳氏說是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案異姓之服生於恩義之不可已如繼父同居者恩深服齊衰期繼父有子始同居後異居者恩次之服齊衰三月若素未嘗同居則繼父亦如路人無服矣繼父且無服而況同母異父之昆弟乎此記公叔木與狄儀之事狄儀則不可知若公叔木之同母異父昆弟則有可疑者公叔木爲公叔文子之子文子爲衛正卿文子卒其內子當不嫁於他人若曰木之母自他姓而來嫁也則文子豈娶再嫁之婦以爲內子意木母賤或有他姓再嫁也是以有同母異父之昆弟第其昆弟或從母而來鞠養於文子之家則恩出公叔氏公叔氏之子乃爲之大功疑已重矣如不從母鞠養則直爲路人又何服之有乎先王制禮但制二種繼父之服而異父之昆弟不著服者謂其恩義之淺深難定也如其從母適人鞠養於繼父而與繼父之子亦如手足然則人情宜有所不能已安得不爲之服由繼父齊衰三月而差降之張子小功之說善矣

游氏一斷以古禮爲不當有服其論雖正然未及乎恩義之不可已而斟酌乎亡於禮者之禮亦未爲盡善也　又案先王制服固有一定之隆殺然後世人情日趨於薄則服制率矯而從厚是亦所謂禮以義起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

案嫁母異於出母喪服記但言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不言爲父後者爲嫁母無服而禮經父卒繼母嫁從猶爲之齊衰杖期況於所生之母父卒而嫁豈可以爲父後而忘其所由生乎此譙周袁準之說所本也吳氏譏其臆說過矣　又案子思之母嫁於衛此事似未可臆斷也伯魚卒孔子又卒子思尚幼其母不能安室而適人宜亦有之母欲嫁雖有賢子能禦之乎觀凱風可知矣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孔疏云此孝子所爲之事非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朱氏云愼終者人子之大節以教其子宜也

案朱氏說是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鄭注曾子言喪禮祖而讀賵資以存錄之　孔氏以豫屬託爲非未當

案古謂周以前周尚文柩將行有讀賵之禮所以存錄之其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時史坐而釋算亦爲榮其多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案問當作聞猶速賓章問喪於夫子之問也此章之言記者

蓋亦疑之是以特變言曰子夏聞諸夫子明其爲傳聞之辭也若是子夏問辭當曰子夏問於孔子衍爾之下亦當有乎字若有問無答亦當記夫子不答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朱氏云案此死於我殯之意　郎論語朋友

案賓客方至而遽言及死似非人情疑此郎論語於我殯之言爲朋友死無所歸者發記者傳聞遂異辭耳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案國子高其郎楊朱所稱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耕於野者乎　見列子擇不食之地以葬而不欲其封樹蓋恬淡寡欲而達於生死者也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鄭注與及也孔疏云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

案王肅說是

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存夫子之志乎哉　長樂陳氏云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旒則不儉者儉則行門人之志以尊師也不敢人也

案陳氏說亦善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孔疏云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寢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馬氏云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也

案路寢爲王治事之處燕寢爲王燕息之處君於廟與大門

四郊皆復豈獨遺路寢燕寢乎周禮隸僕掌廟之五寢大喪復於小寢大寢亦謂路寢燕寢也馬氏說得之經文亦是由近而及遠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朱氏云此經意謂父母之喪他無足以分其心者惟君命不可違故輟哀而往然事復而反則必祭而哭告之後無時之哭如故也

案哭無時者常念親也使必知其反者如親存反必面也兩句不必連合又孔疏謂哭無時有三初喪哭不絕聲殯後廬中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而哭此所云謂小祥之後而陳氏集說兼殯後小祥言之陳說爲長近世新說謂下句解上句非是黃氏喪禮此條編入喪禮義亦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朱氏云三年之喪不弔正謂不弔其鄉鄰非兄弟之喪亦不往也雖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經云雖緦必往正謂服其緦而往也又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曰我弔也與哉蓋謂哭死而非弔生也此云雖鄰不往以殯而未葬耳若卒哭而後弔生可已哭死烏容已乎方氏之說未當

案朱氏之說甚善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案此經鄭孔爲一說皇氏爲一說皇氏說優吳氏從之然亦小異皇氏以所識其兄弟爲句而哭吳氏以所識爲句其兄弟不同居者爲句哭吳氏說尤長孔氏謂連上有殯者甚誤上文云非兄弟雖鄰不往鄰猶非所識乎已有殯乃舍殯而弔所識之喪於不同居之親可乎況喪亦無二主乎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注

誄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

案誄者哀死之辭與謚不同尼父者因其字而尊稱之耳注疏以爲謚誤甚左氏傳所載誄辭傷煩且有稱余一人之失記者刪潤之如此

孔子惡野哭者鄭注爲其變衆孔疏云哭非其地曰野張子云爲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孔子惡野哭者謂此所於道陳氏云所知自當哭於野若奔喪安得不哭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知也且倉卒行之使人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方氏說哭者呼滅子皐曰野哉孔子惡之以此恐未然

案陳氏說善矣張子謂惡凶事亦或有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十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禮記訓義擇言三

檀弓下

南菁書院
婺源江永愼修著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陳氏云今詳此意但以友義降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朱氏云弔也與哉謂哭之非弔之也

案陳氏及朱氏說是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案變謂父母大故也喪雖哀痛之極君子猶勉强節哀以順變如三日而食哭踊有節之類所以然者念始之者也經文本意似如此即毀不危身之意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孔疏云拜賓先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痛吳氏云至字句絶隱也二字爲句

案哀戚之至隱也從孔疏作一句讀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鄭注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

禮由人心而已

案因奠以素器由生者有哀素之心遂廣言祭祀之禮凡所以備物者皆是致其齊敬之心也不止謂祭器加飾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孔疏云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悳者孝子哀情之變也

案袒肉袒也喪禮亦左袒以左衽扱於前衿帶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左是也括髮者去笄纚以麻括髮而露紒也

袒括髮之節在小斂後爲父喪小斂皆括髮爲母喪小斂一括髮及奉尸俠於堂拜賓卽位而著免也士喪禮袒襲之節初喪時凡三飯含一袒襲小斂一袒襲大斂一袒襲葬時凡四啟殯一袒襲袒時一袒襲柩行一袒襲窆時一袒襲也　又案慍字上下文無所屬似可疑慍但與喜對耳何爲哀之變疑是袒字之誤此又因袒括髮爲喪服之變而分言之也凡袒皆爲哀之變初喪之袒爲飯含變也二斂之袒爲斂變也葬時之袒爲舉柩變也又去飾爲去美始死笄纚徒跣已是去飾至小斂袒而括髮爲去飾之甚詳文勢慍似當爲袒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

葬鄭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
素弁以葛爲環絰踊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

案小宗伯成葬有祭墓之禮下文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則葬時有交神之道神謂后土之神東雍陳氏亦謂當以禮
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是也蓋先君體魄託於斯是以不敢
純凶然亦唯貴者有此禮大夫以下則不敢輕變服也鄭注
謂天子諸侯踊時哀衰而敬生者非陸氏謂卿大夫以下禮
者尤非既夕士禮無弁絰葛之文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
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吳氏
云虞祭猶是喪祭卒哭始於吉祭明日卒哭之次日也變亦易也
接相連不閒也變而之吉祭即上文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也
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上所謂明日祔於祖父也前言
弗忍一日離此言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蓋言卒哭之末有饋

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
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
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閒日
也聖人制禮之意精矣注疏以變爲非常禮之祭未見明據

案孔氏不善玩經文遂生謬解吳氏正之甚善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鄭注期而神之人情程子云
則三年都無事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
所張子云古者三年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
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云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
之禮此正謂三月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
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呂氏云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於其祖主入未除喪
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
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朱子答陸子壽書云先王制
禮本緣人情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
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
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此其禮文見
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
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
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

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概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唯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朱氏云祔之論不一祔已反於寢練而後遷鄭氏說也祔藏於廟祭則卽祭之呂氏說也大祥祔而遷伊川橫渠之論也練而後祔者卽朱子從禮疏祔於卒哭準程張之說也然嘗再期不舉死者能無恫然後儒乃以兩祔爲疑要知祔而遷者主高曾之祀之宗子也至喪事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而祭之也至喪事卽遠謂不以柩反也若謂主出不得反何以魂魄旣出待反虞而埋耶又云旣以明日之祔爲不忍一日無歸則殷之練而祔忍矣孔子何以善之此別記一說亦疑其非而未能決也周人卒哭之祔蓋祔已反於寢殷人練而祔祔而遷於廟禮家合而較之誤矣

孔子善殷非實事

案呂氏謂祔祭卽以其主祔藏於祖廟非也假令祔後之主已在祖廟則遷廟時主不出廟考大戴禮諸侯遷廟奉衣服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爲殯宮則先儒謂祔後主反於殯宮者信矣其不言奉主而言奉衣服者鄭氏謂毀易祖考人神之所不忍是也程子張子考之不詳謂祔卽是遷故謂祔當於三年不知祔與遷自是兩事也祔後殯宮有主遷廟篇固可證矣而程子所謂若無主於殯宮則朝夕哭於何所張子所謂日祭朝夕之饋如親之存亦可見至遷廟先儒有二說朱子斷從三年之說爲合於人情愚又以遷廟篇證之亦當是除喪之後其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非除喪豈可元服乎事畢後安神之辭云擇日而祭焉此卽所謂吉祭使練而遷廟則練與大祥之閒豈可行吉祭乎左氏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此亦可見練祥禫之祭皆特祀於主而主不在廟也穀梁傳所謂於練焉壞廟者易檐改塗以示他日將遷於此而遷不於練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謂柩不反非謂主不反則朱氏論之當矣其謂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祭之恐未必然祔祭惟祔於同昭穆之祖非同昭穆者不祭則禮意蓋欲使親死者祔於同班之祖而非爲祀典之缺也

又案殷人殯於祖其在太祖廟乎抑在昭穆同班之廟乎其詳不可考矣以意推之殷練而祔亦是行祔祖之祭若遷廟當在除喪之後也周人殯於寢既葬主猶在寢故卒哭卽行祔祭使其神有所歸殷人殯於廟不患其無所歸是以練而始祔祭也祔以主祔於祖爲以神道事之以人情而言期

而神之者人之情故孔子善殷殷周異制其原自殯於祖殯於寢已不同殷練而祔與上文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自不相妨朱氏乃疑記者別記一說謂孔子善殷非實事過矣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辭費而義事其解及墓而反辭費而義不明竊詳八字只是一句非二事也一狐裘三十年言其儉於身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儉於親大夫遣車五乘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晏子止川遣車一乘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早則反哭速也

案吳氏說是下文亦止申言遣一乘之非禮也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沽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孔疏云噫張也言我居喪人盡來覘視當更爲別禮豈得依舊禮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毋者止子

案毋曰我喪也斯沽爾專之楊升菴別有說言勿謂此爲我

喪遂沾沾焉專之不致敬於賓也疑此說是舊說文義未安

舞斯慍

案此句疑有誤字或是舞斯蹈對下文辟斯踊或是憂斯慍

劉上文喜斯陶

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鄱陽洪氏云案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

案當從洪氏說改正下文太宰嚭曰亦當作行人儀曰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吳氏云既葬爲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室家已尚追遂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悵不安之甚朱氏云如不及則速反可也而又息焉者蓋即其反如疑意

案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孔字爲句以及字爲句者非也其義則吳氏得之又案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者意在迎精而反追之如弗及也其反如疑者意在體魄藏墓遲遲不欲行也此皆哀戚之至意各有主不必以其反如疑釋此章也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盧陵胡氏云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君振窮而私爲粥不可也死衛君於經傳不見據史鰌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邱恐不能修班制

案胡氏責文子太過矣謚者節取人善襯孔文子可見不釋服而往遂以穟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鄭注脫君祭服與之邑厚賢也吳氏云獻公不得稱衛之賢君何能親賢厚賢柳莊雖有諫班邑一事可以穟臣親賢也如觀獻公與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已矣然則柳莊之爲公所親厚安知其非以從亡之私愛而然歟

案吳氏說是

萬入去籥鄭注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呂氏詩記云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

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以萬舞爲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吳氏云案詩言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是萬舞亦用籥也陳氏說見集說

案春秋初獻六羽而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又云禘於

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萬中當亦有羽舞則萬爲文武二舞之總名者信矣以其爲總名也是以楚令尹子元欲

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雖習戎備之舞亦得稱萬也東匯陳氏乃泥於習戎備之語引之以駁呂氏誤矣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案注疏讀則豈不得以爲句其母以嘗巧者乎爲句其母之

母音無吳氏讀得字句絕其母之母亦讀爲父母之母謂自

快足爲得有虧歉爲病上二句責般下二句閔季孫陳氏集

說云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

人之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以已之母試巧

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

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也案此說最優當從之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鄭注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譙宣言桓聲之誤也

案桓與宣字相似而誤

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

事遂入鄭注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于懿伯

案舊說之可疑劉氏論之詳矣劉氏一說云或者忌字只是

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

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案此說最當當從之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鄭注恃寵虐民非也方氏云子皐所謂順非而澤也朱氏云子皐何至虐其民意當日所犯無多也從而償之是恤恤之仁也且邑長犯禾而民受償是敎民不順也後難繼卽孟子曰亦不足之意注謂恃寵虐民慤謂順非而澤何其謬

案爲政有體不爲小仁子皐將爲成宰而民遂爲兄喪其所以治民者必有道矣葬妻犯禾或偶過誤或道上迂曲不得已而犯之不償正爲得體朱氏說當矣但買道而葬後難繼謂卽孟子曰亦不足之意愚謂此子皐爲民防弊之意蓋邑長猶償禾則民有喪皆須買道後將難繼非謂爲政者難遂其欲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鄭注君有饋有饋於君孔疏云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嫌其或異故明之也李氏云立於其朝矣命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曰獻使稱寡君賓焉而不臣之也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長樂陳氏云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

案李氏陳氏說是方氏陸氏吳氏皆從此說而陳氏集說猶存舊說於方說之前非也但玉府職無掌王獻玉之文其本經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愚謂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亦當是獻未有祿之臣也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鄭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孔疏云庫門魯之外門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若天子五門則至皐門若凡諸侯則皐應路也

案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舊說因明堂位有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之文謂唯魯有庫門雉門他國則以皐應路爲三門非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此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郊特牲郊特牲原本誤作禮器今遵四庫全書改證改又言繹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魯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謂其設兩觀非禮非譏作雉門也王之郭門曰皐門魯猶不敢僭況諸侯乎太王立皐門應門後遂以爲天子之制是以諸侯無此二門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方氏云必於庫門之外以近廟門故也

案庫門之外則外朝也入庫門由東曲折而後及廟門廟去庫門遠矣方氏說非是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吳氏云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二者互相備

案春秋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會聚有不協則盟此云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舉會以該盟也吳氏謂會必有誓非也

喪不慮居爲無廟也鄭注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劉氏云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此與毀不危身皆所以防賢者之過

案舊注及方氏吳氏說皆未當而朱氏說亦可疑家有災禍竭力防護人情之常何必於喪言之惟劉氏說得之家貧不能奉祭祀是無廟也

既封左祖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氏云凡以禮事者左祖若請喪禮直云祖不云左右季子達死生之命自寬慰從吉禮故左祖也方氏云左爲陽故祖之以變吉吳氏云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入字爲一句王氏以此爲哀不足蓋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耳

案古者吉凶皆左祖士喪禮含章主人左祖有明文後不言者皆蒙此文也孔氏謂季子自寬慰從吉禮然則凶禮右祖乎誤矣方氏謂左祖變吉者尤謬又案魂氣無不之欲其隨已而歸也言訖遂行若導之者然季子之言痛悼之至而吳氏謂聊以自寬慰失其旨矣其論還封且號者三辨王氏之失甚當

晉獻文子成室陳氏云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

案陳氏說是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鄭注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孔疏云歌謂祭祀時奏樂也

案生則歌死則哭大概言之耳文子成寢室非祭祀之所而注疏以祭祀作樂釋之非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

案此章記者之失劉氏論之詳矣愚謂不唯修容盡飾之說可疑卽二子與君同弔亦可疑君在而二子弔豈不能俟君出而後入乎且入於廔胡爲也大夫之廔當不設於寢門之

外二子卽欲修容何至入於廁乎記者蓋有感於當時之君
大夫不以德行尊人而以容飾禮人其識與閽人等有激而
言非事實也

魯莊公之喪旣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旣卒哭麻不入

案此章所記魯因禍亂恐迫而喪禮始變其常杜預釋春秋
率云諸侯諒闇旣葬而除喪者誠謬論矣

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劉氏云鄭以射義所引曾孫
侯氏爲貍首詩非也疑原壤所歌二句蓋是古之歌
所歌二句卽是其首章吳氏云原壤所歌二句蓋是古之歌
詞非自作此歌也劉氏疑爲古貍首之詩其或然乎其詩蓋
以上句與下句女舊讀如字或云音汝蓋是男女親故聚首
執手相歡也卷與婘通廣雅云婘好也孔疏之說紕繆陸氏
疑爲貍首者以有貍首詩而劉亦從之則非矣蓋貍首二句與
氏以下八句爲貍首詩而劉亦從之則非矣蓋貍首二句與
齊風之還鄭風之遵大路詩體相類風詩體也曾孫以下八
句則與小雅之車攻大雅之行葦詩體相類雅詩體也惡可

合爲一篇後之讀者詳之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其三存者
今考在召南則貍首亦當是召南之詩而不可復考矣

案吳氏說甚善劉氏猶疑此二句爲章首愚謂二句卽是一
章其下當有數章今逸矣射節唯取首章騶虞采蘩采蘋亦
然蓋一歌之間左右射各發一矢詩句不可多也騶虞二句
貍首二句采蘋采蘩皆四句用之射節爲宜越草蟲而用采
蘩者草蟲詩句多也曾孫侯氏八句咏射之事又見大戴投
壺篇仍有下文非射節之詩也女宜爲爾汝之汝貍首樂會
時執手卷然正是家人相會之時也卷然者惓惓不能已之
意

行并植於晉國鄭注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吳氏云并植國語
作廉直疑是并蓋廉字缺損植蓋直字增多也

案吳氏說是

謀其身不遺其友吳氏云孔疏以士會不見先蔑爲遺其友非也此正是謀身不遺友之事蓋晉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則晉失信獲罪於秦矣秦若怒晉而怒其使則二人俱不免於罪幸秦穆寬容之倘士會數見先蔑倘若有謀秦必生疑於身於友俱有禍會故在秦不見之也及士會還晉若見先蔑秦必疑先蔑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將累及先蔑故還晉亦不之見也

案吳氏說甚善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縓絰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

案舊說謂學者教也子柳者仲皮之子其妻者子柳之妻魯人者魯鈍之人衣衰而縓絰爲其舅服也叔仲衍者仲皮之弟子柳之叔告者告子柳言此非也請總衰而環絰謂子柳請於衍使其妻總衰而環絰子柳使其妻也近時新說謂子柳者衍之賢人叔仲皮嘗從之受學皮之妻亦魯國人知禮於其夫之死衣衰而縓絰皮之弟叔仲衍若其嫂請總衰而環絰而皮妻答之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是衣衰縓絰末吾禁也衍不聽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此說較舊說似優然兄弟之妻無服而衍爲皮弟其妻爲皮著服亦可疑當缺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沛本禮校